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事實類苑卷四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仁宗

富鄭公弼慶歷中以知制誥使北庭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契丹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

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若終歲出以賜契丹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可以緩取也拱辰曰敵人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恐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

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日因不寢而饑甚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歳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歳至有感泣者見東軒筆録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宫中顧嬪御曰渇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

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録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水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内臣王昭信掌内饔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慶歷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陛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心密禱為佳爾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並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使官入辭上謂曰御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盡言之右正

言余靖請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事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涑水紀聞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内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出澠水燕談

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言之再三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

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舘閣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東軒筆録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欲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

亦黄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視疾因見之（出盧陵歸田録）

慶歷中郎官李覺者勘公事因自陳緋衣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御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與恩澤處刻薄之徒望風希意加人深罪耳帝寛厚欽恤之意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仁宗朝南劒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愛惜

元元至矣澠水燕談

仁宗朝流内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是王徳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令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官多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夫澠水燕談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諌論其奸吴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進

闕

對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可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之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出東坡集

秘書監侍講陳堯俞始名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名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多所發揮良足深喜是日上朝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非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舍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

闕

訖奏又禮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原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陛下恩足以及禽獸昆蟲螻蟻遠而避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闕

時為右史奏曰臣今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論深切可以推明聖徳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録一本進呈意日望陛下采擇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徳臣不勝大願已上見東坡集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籍田禮上就耕位侍中奉耒進上搢圭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

古顧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翊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以下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等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出澠水燕談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撫拾微細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無狀事效不著者當施重罰於是矜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述利害澠水燕談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講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云俟兩府有闕進名是時曽魯公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曽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赴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詔張觀執政曰去年嘗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曰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族望履歴時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罪罷相兩

府推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名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復言蓋梁公之出或闕等所擠上之英鑒皆此類也見東軒筆録

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

曰慎言語十曰嗜老成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中正十三曰懼貴闕 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謟佞三十一曰察不忠三十二曰鑑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

損闕 換軍三十五曰求一善可録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覩書之暇取臣寮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政治者書以分賜御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義帝許之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閣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敗闕 忠邪善惡之事詢謀臣下使

進補敢不竭忠竊思自古求治之事靡不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明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宰相陳説政要必往復詔誥既書則曰凡好事口説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處分可為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

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欣然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至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自推而行之毋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紬正用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淪於汙濁也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

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乙未講詩之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以佐公用之闕 或繩奏之太宗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宫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用漢有詐稱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聵之事宣帝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大臣須是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決事宰相必通一經帝

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尚取
富貴盖取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因幸資善堂作詩先皇家
善㢡東闈菲德承宗頼慶暉為感儲筵鷩歲月目瞻臺
像駐驂騑楹書下啟欽遺澤一堂中藏北朝賜書庭樹重攀記舊
幃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懐恩訓倍依依
戊辰御邇英閣内出一欹器陳於御座諭丁度等曰朕
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以水注

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視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正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真宗制欹器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曰然四月戊寅御邇英閣帝作欹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亡成敗之鑒侍講讀官丁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心之所存帝曰朕但欲使卿等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欲

各書一本以彰崇遇帝曰可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語闕亂臣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繫宸衷帝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俗忌而簡去至於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録先儒於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嘗不敢改易但注以辨之況正經

之義可轉芟去耶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懼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耶

十月戊寅詔侍講講尚書畢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

昌朝先修節觧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疏於屏間帝曰朕方欲坐席皆聖人之言當盡置之左右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王圖序而襄書之五年四月丁酉御邇英閣講罔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

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拂如水之走下視羣臣若友自古盛主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何惜夏禹之拜

仁宗十月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於正史太宗羣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録日歴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别為一書從之帝每遇經筵以象架書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聖末孫奭年髙視昏或其時遇陰晦即為從御坐於閣

外廸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諫帝意或不在書廸則拱默以俟帝為之竦然改容所書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即王曽所請也十月闕戊讀五說慎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寛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之權怒則如雷如霆是以峻易而寛難也已上見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見盧陵歸田録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未必盡上所作景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論者以為渾厚完壯真詔旨也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歷七年春旱

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為罪己之詞未至也令更撰之其詞有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或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以悔愆歸誠而上叩冀上穹之降監憫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民不若移殃於朕自三月十九日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從王旦賈魏相吴春卿闕樞密副使令詔罷出獵明日詔南郊毋得上尊號二十七日辛酉太一宫祈雨日色方熾上命徹蓋既還宫乃雨又明日宰相參

知政事降官是日遂大雨上作喜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大醫進方者用犀角内出二株觧之其一株乃通天犀内侍舉犀請以為御所服上謂曰豈重於御服而不以療民乎命工碎之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因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人為誰仁宗從容曰藕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出東軒筆録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讀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則略而不説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戒何必諱出盧陵歸田録

事實類苑卷四

事實類苑卷五

宋 江少虞 撰

祖宗聖訓

仁宗 英宗 神宗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有司欲盡劾交納利用者憸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內有

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親昵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恐詿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恤至此是年聖壽方二十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

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語殆近乎戲曰至於聖師訓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侍筵羣臣驚愧汗流明日傳宣經筵臣寮各賜十縑諸公皆恥之方議共納時宋莒公庠留身奏曰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反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議非使令謹獨納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並湘山野録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韝鬻于市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嗚呼仁宗文章族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出澠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天子詳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天

地辰緯雲氣禨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六門為十卷
慶歴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覲文覽右圖記以示輔
臣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賈昌朝
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帝諭輔
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佞終有形迹乃落瑀職
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歴代天下戶數
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

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

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侍讀臣曰天下戶口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制則版圖衰耗自五代之季生齒耗太宗受命而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于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檢閱以上之見帝學

仁宗時宦官雖有甚蒙寵信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幾之下無所好玩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又致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竒絶又出三百點外出盧陵歸田録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無侍邇英閣常見左右以拂扇驅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以禦寒氣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中和之氣則然東軒筆録

慶歷四年八月乙夘上曰近覩諸提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極言闕失其略曰聞之道路陛下宫中貴妃至於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咨謨便殿無所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欲黙之仁宗曰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録 文正公筆録

孔道輔以剛毅直諒多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

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兖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見倦遊襍録

玉清昭應宫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仁宗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言清淨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本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歷二年正月光禄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

陳歲久請以帖職仁宗曰館儒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大官給食後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顒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仁宗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等稱者居之近時所多學薄之人朕甚不敢取也於是等送審官院與記名而已見蓬山志

英宗

治平三年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夏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天下承平得毋以為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上復名對延和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嘗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耶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體如任已憎愛以

中傷善民或繩治細故希圖且塞言責此何足以補職
卿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欲選入出使無可者
豈乏之才耶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今取才路狹館閣止用
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
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而用之上
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
朕當親問可否宰相曾公亮對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

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于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何可嫌也上因使薦之於是琦公亮修縣所舉者凡三十人皆令名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薦賢才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汾王致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禄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闕磁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馬光集戰國下及五代君臣事迹可監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英宗覧而善之又詔光置局秘閣辟官二人續其後事俟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日詔侍臣講讀上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求講官久待對未食必勞倦自合視事畢不俟進食即經筵故事講讀畢而拜上命毋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府言徙掘民墓不易上曰豈宜以此擾民耶命勿徙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尤甚上既遣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畢又命三司上上供米三萬石振濟之已上兩朝實訓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彰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衆所

推者取旨名試諂從之見國朝事實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户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户口所以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

之報此豈可逃耶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亦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小民猶有怨咨者豈足為慮耶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

熙寧二年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九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

悦后無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嘗幸金明池豫為百寶船手持觴上壽上謙沖退讓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帝王之盛德也熙寧三年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亦無加省雖加百字奚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緒居士民之上凡虛名繁禮悉以革去而近思羣辟猶或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所以仰承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陛下即位上徽號至數十而方許臣等何功力例蒙恩數乞於即位中減罷詔如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上謂輔臣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黄霸妄為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家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

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姓多不得人縣令可知也自今便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惟能以道汎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以繫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之雖有過失亦當寬貸如

吴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之法亦周之八柄武王之遺意然也有司議罪自當守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勿難矣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彦國名留之因奏臣前蒙宣諭當君臣相體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以為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為中書樞密臣寮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上曰每如此宣諭諸人弼又奏

大臣惟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則相諉而廢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期大臣堅白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己見務求當而已朝廷事君捨却義理何所考據弼曰今大臣各有緼蓄豈不願盡心以事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或恐為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行惟是彼此一心則事無不濟臣衰老不才然蒙陛下見遇殊異有所見不敢避忤旨理須極言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此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適莫惟義理所在

與大臣共之耳𢎞又曰陛下臨御以來内則講求典禮繼一制度興利剔弊總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命開拓疆境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皆聖慮一有奏禀皆出宸斷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末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難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儀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牧詩云未知終始郭汾陽嗟歎久之元豐中輔臣論及人才上曰人

才固有大小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
秦吴起之於楚皆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傅説之
於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
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世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后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彦博曰
傳範屢典郡非緣外戚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甚好可
以多言妄求耶
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制副佐者上曰人之忌能者衆

今舉所知不過取其出己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為
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於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昃或侍言恐饑當食上曰聽講甚樂豈覺饑耶

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議事茍見其有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詞諷旨不肯盡言之耳曰臣等奏事言一不從或至再三陛下未嘗有不從者上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天地人變惟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弼又進言今所進用或是小材刻薄之人恐須多進用醇厚敦實之人小材雖似可喜然害事壞風俗不可表章之慮犯奸邪故害事上曰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三相既如此則參樞皆宜如此用心務相協和每事求義理所在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於是皆拜以上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大禁而年高宿直非便欲除某人幹當進奏

院忘其人名實顧易之荆公許諾翌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荆公震駭莫測其故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熈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東宮時極沖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
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汎引
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
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
上之明睿可謂聞一知十矣

事實類苑卷五

事實類苑卷六

宋 江少虞 撰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對御賜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勑有司為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賜宴玉津園公作詩

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省已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賜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代無比見澠水燕談

王冀公

王冀公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禧彭年並直一夕公攜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寒夜閒飲遽中人持鑰開宫

扉獨名公匆匆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獨酌數盃先請睡至行在真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褫帶幾不能支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算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踈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毋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

但殷勤愧謝既辨色將赴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文禧曰夜来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禧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見湘山野録

杜祁公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少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加太子太保名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趣亭驛設供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

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

李漢超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廵檢使捍北邊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冦者幾百姓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冦

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誓以死報見廬陵歸田録

蘇內翰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賈岀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為承旨賚賜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卿即正台宰然欲令卿延厚壽基乃先用沆卿宜無嫌蓋知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内道塲醮步虛十首中云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為之洒涕賜

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見玉壺清話

二

蘇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試於堂上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晚太宗名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其于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遂欹其中則凝然不摇上歎曰真聖人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

大寶神器持盈守誠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人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沈湎之過耶益易簡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慚佩上又撰欹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

三

蘇易簡為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沆參政事以易簡為中書舍人既承旨並賜白金三十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為重矣上作五

言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為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令龕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書三體十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修撰江陵公伯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吕祐之錢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吕文仲等凡十五人及至等宴於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内司拱擬坐客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李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

可別録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楊文公談苑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非房廓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眷仁宗曰非為是但執

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任陳洪進為幕客歸朝不願授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為樞密副使時有言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頗獠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曰我自會得其篤眷如此

並見青箱雜記

郭進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廵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進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耳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見盧陵歸田録

二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國初遷洛水防禦使為西山巡檢以并太原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太祖因遣戍西山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宮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適與晉人戰多退却進斬三十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武厲聲曰御龍宮千百人中始選得一二而郭進小違節遽殺之誠如此襲踵

健兒亦不足供潛遣中使諭進曰侍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年精勇無敵上為治第令廳堂悉用瓶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進為國盡忠我待之豈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太宗征太原北敵由石嶺關入援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進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因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縊死太宗徹知之絀欽祚終其身不復用已上並楊文公談苑

梁丞相

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之字而為名也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那个梁家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肖於張唐卿榜及第上曰卿面酷肖梁固又他日上殿對罷適袍笏

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覩之甚熟適因下殿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書進擬除一臣僚為益漕凡進擬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洛臣僚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尾公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

石元懿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毋以孝聞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囑之曰見子意氣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語旣訖即滅後國初太宗建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為掌書記情禮深厚公長於太宗間侍樽俎嘗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諂不瀆故免數入聲辱云殆踐祚七年為右僕射平章事卒太宗幸其第

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事朕自幕府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累方思委用朕不幸也

戴恩

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侯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其本吴道子之迹太宗閲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名數班軍校近侍内臣遍視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合辭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擢用後至建寧遠軍節度朝呼戴長壽

邢尚書

邢尚書昺曹州田家子深曉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責曰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昺進來歲占大有稽驗皆收童老歲月於畎畝間揣摩占得者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公為之昺初應五經廷試昇殿講師比二卦取羣經發顯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第一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泫然曰宫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耳

遽賜銀千兩繒千匹昺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將易簀車駕臨問公施紳整巾歷叙遭際上為之流涕既終又為之臨喪惟將相喪疾方有此幸

竇儼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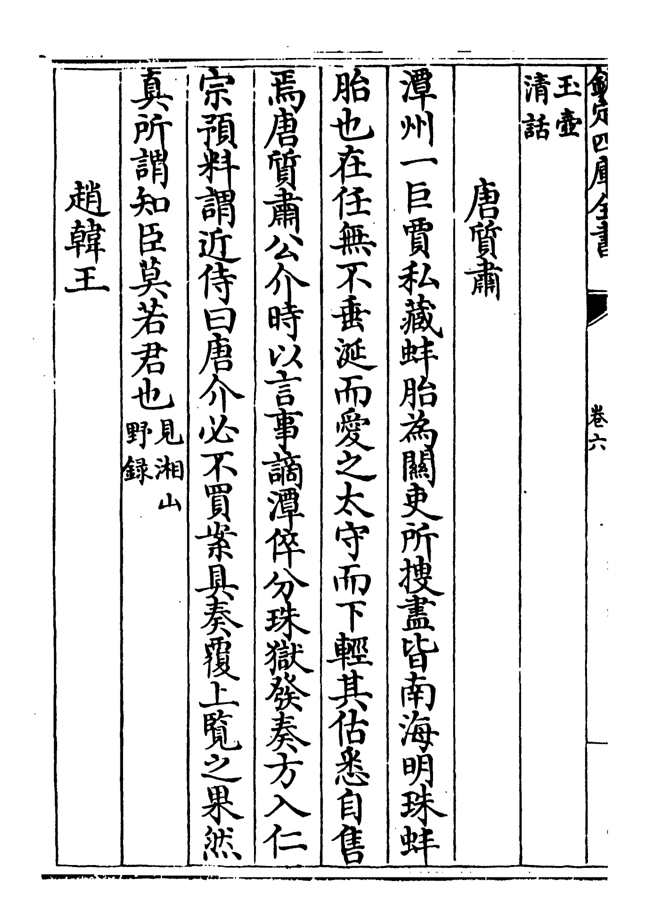
竇儼為晉府賓佐後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儼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偁亦有文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勃息褒讃諂詞捷給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於

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名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叅政進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儞曰陛下以臣往年晉府遭逢所至耳上曰不然以卿嘗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見楊文公談苑

李文正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神剛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餚饌之精者賜焉

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有今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上問曰何其記之精耶公奏曰言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或閒却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箇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不善書皆猶犬宗訥所寫耳上即令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玉壺清話

唐質肅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皆南海明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見湘山野録

趙韓王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强市人第宅聚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耳赦汝勿令後人知也

王光禄

光禄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道置提舉茶鹽

酒稅一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闕官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官者為誰左右以濟對上即以授之

冦萊公

太宗時冦凖為員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凖嘗曰朕得冦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凖為禮部員外郎言事名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冦凖

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為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上沉思久之曰且使此官可也

李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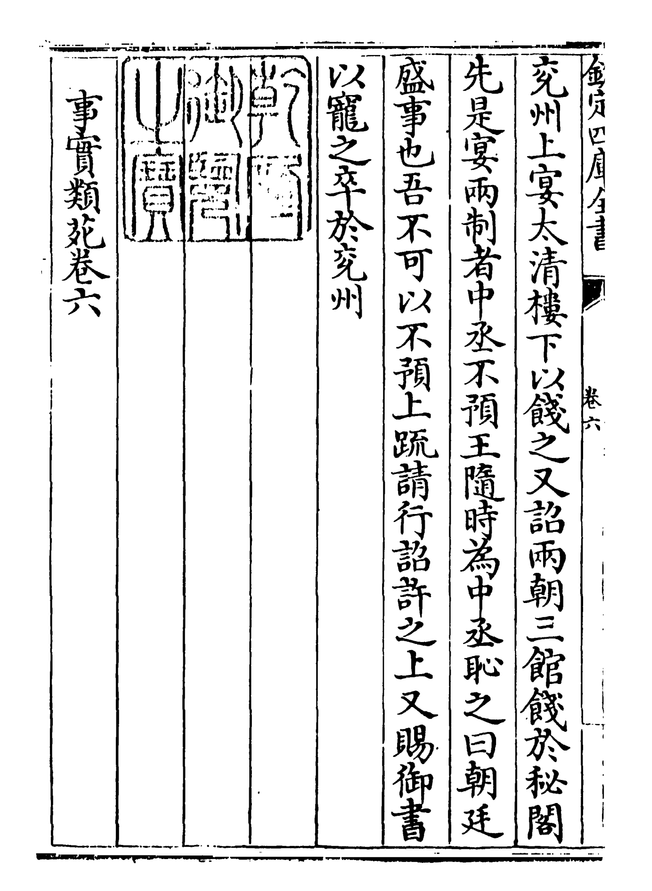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忠厚好學問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嘉其聰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器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卷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徐台符知貢

舉擢之上第驗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右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名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與坐以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材尋命之考校貢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

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穆身扶持起居能適其性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孫奭

孫奭以儒素稱詞科及第數上書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為侍講學士十年奭固請去乃遷禮部尚書知



兖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朝三館餞於秘閣先是宴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於兖州

事實類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事實類苑卷七　　　宋　江少虞　撰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之後守永陽闔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馬遺之或謗其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見澠水燕談

二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奬拔文士聞其名召拜拾遺直史館賜緋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錫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為戒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所誣譎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禄種蔬自給徙

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揚州復知制誥脩太宗實録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鬬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三

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邪曲居下不諂

佞見善若已有疾惡過仇讐世以為知言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奏章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並涑水紀聞

四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故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見澠水燕談

杜文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出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宫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爲由已賜酒致鎬病也

楊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貳因為東宫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楊礪太宗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已上出涑水紀聞

董遵誨

董遵誨父宗本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與遵誨

游常共臂鷹逐兎小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遺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矣萬乘之主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測哉遵誨感其言幅巾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我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賜冠帶設食案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歡笑以為通遠軍使專委一面之事賦入悉以給軍用不藉於有司每歳賜予無數幕府許自辟署選精甲數千人隷麾下不復更

代隔歲以春夏令歸營省妻子遵誨至申嚴邊候鎮撫
蕃部號令如一戎族之强盛者倚為腹心有謀為冦者
必立以告發所部襲之剪滅無噍類凡在出師大克捷
党項諸羌畏威惕息養馬數千匹擇其良以入貢親僕
數百人皆厚給衣食日夕馳射田獵擊鞠呼盧飲食作
鼓吹為樂羌中動靜即時知之朝廷不復西顧歲時其
親表押馬來獻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為擊節大喜曰
是能快活耶多解服御衣物珠貝珍異以為賜遵誨捧

之未嘗不泣下每數歲一來朝賜食御前笑語移晷賜御膳羊上樽酒皆五百數金帛累萬復遣去終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遷羅州刺史有判官者因朝廷訪利害上言通遠軍養兵每歲轉運使調發地錢勞費民力本軍關榷之入自可市糴給用上遣錄判官所奏下本軍及申約外討凡歲調入如故不得竊議市租徙判官於他郡遵誨感激流涕左右皆泣 楊文公談苑

种放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無比一日登龍圖閣放從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以顧近臣曰昔明皇優待李白御手調羮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禮無愧於前代矣故蔣潁叔薦放姪孫誼云放早以逸民被遇帝有握手登樓之眷真宗屢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哉澠水燕談

張乖崖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書生爾猥自出身遭逢聖主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覩民政自太常博士罷荆湖北路

轉運使入覲時太宗皇帝御長春殿召對數刻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除虞部郎中旋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聖㫖西川經賊後民頗傷殘不聊生卿去後可便宜行事欽哉君不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條之外事有大可革者奏後始行其有從權而合義者先行後奏上悉允之故能展微效立功名誠由上信不疑下讒不入見忠定公語錄

二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見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温仲舒為鄉弟及他語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姻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詞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閲

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黄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出澠水燕談

張文定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

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為相也至太宗即位放進士榜必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遴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作相東軒筆録

柳仲塗

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其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乗間來謁造其書閤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

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顧取為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才學不辱於錢氏之門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敢拒走介白其父其父上殿面訴柳開刼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開否曰不識上曰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佳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見倦遊雜録

表廓

表廓梓潼人敢大言太祖奇之太祖即位遷殿中丞掌

市征歲終增緡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俶納土詔廓
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寵之

錢俶

錢俶太宗即位來朝宴後苑泛舟池中太宗親酌酒以
賜俶俶跪而飲每貢乘輿服物踶玩制作精妙遣使修
貢必羅於庭爇香再拜並見范蜀公蒙求

呂正惠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惚間檣折舟人大恐公

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公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以首相屬公公和云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見玉壺清話

趙稹

趙稹字仲徽單父人登進士第累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謂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一一奏來朕當為卿行之稹至蜀奏利害最詳及後益州闕守乃自

三司鹽鐵副使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天聖中以工部侍郎知并州廻上殿奏事上曰先帝時嘗詔益州市錦六千匹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匹還是卿否楨曰是上曰卿如此恤民誠至公嘗聞先帝言卿朴厚可任未幾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以先帝所委故也見本朝名臣傳

晏元獻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

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之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館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出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游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授命

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雅則曰臣非不樂宴游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見筆談

晁迥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禮駐蹕岱宗晁迥當草赦書之詞例先進呈裁定凖舊儀學士當直日或遇宣召即繫鞋赴戴帽子見之迥入對度今皇上以封祀大禮

方在致齋之中必加嚴肅不同常時乃袍服秉笏造行宮門有中使入奏俄出報云上適問之聞學士穿袍服起入內矣可止此衹伺曁中使復入迴佇立移晷中使來召引至幄次而上已改御巾幘而坐起居訖升詣帝所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進呈詞稿省覽稱善怡顏俯問有加常等既而賜坐令飲茶而退因思古之帝王優禮節行之臣不冠不見則有之矣內愧孱瑣何以當聖君體貌之重乎茲惟先皇帝恭己待士之盛德度越千古

歟

二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忘其年月）暮春之月閤門傳宣布告令赴池苑遊宴之會法從既集俄而陰雲興密雨降有詔罷後苑之遊上賜宴飲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預侍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進名花有牡丹重台千房者并諸奇花首置御座前餘皆散布諸臣雕俎之上内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

賜諸臣皆戴焉上忽乃眷西顧宣言曰與學士戴花內庭侍從唯學士不呼名俄有中使數人遽至與迴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竦動也前代加寵詞臣有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則嘗聞之矣豈謂臣荷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禮何幸會之深歟

三

大中祥符天禧之間忘其年日迴當宿直方深夜奉召赴內東門上御面東閤子坐起居訖升進次宣索坐物執事

者疊青墩於御坐之北隅方命坐而上語及遽起側立以聽焉示諭令草詔今忘其所詔之事恭受宸旨畢命復坐賜茶而退却行纔踰閾上宣言曰將蠟燭與學士照路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㸃焰之其一圍徑甚大中使執之前引内東門赴於本院引接人吏古之取金蓮燭其若是乎上周知故事善視侍臣多此類也並金坡遺事

王文正

上宣諭曰舊尹京薦卿弟旭宰屬邑有廉幹之稱可委

以槃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職若論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陞下知名望他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閒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語弟曰上知爾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銓管入引對上見公弟賜與緋魚公因對感謝恩被上曰不知尚著緑因朕失照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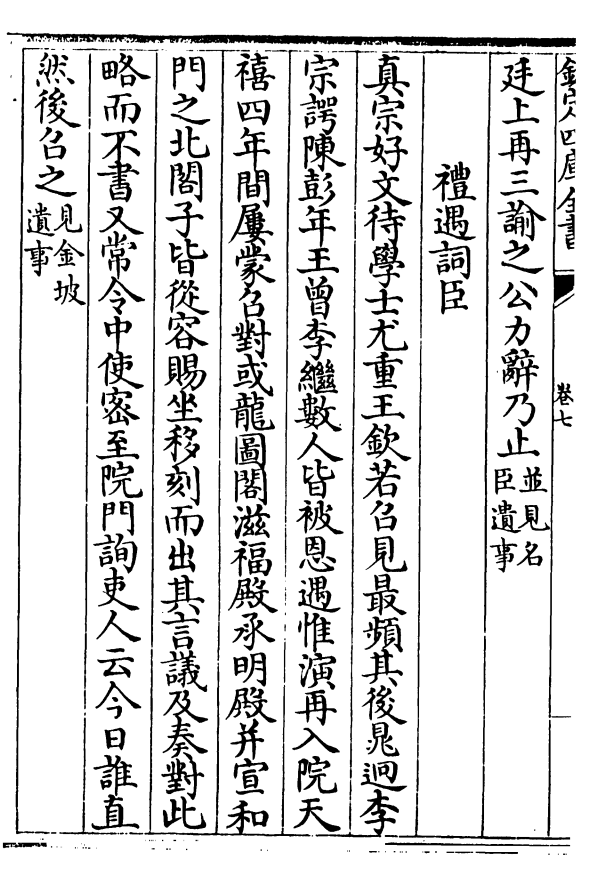
二

王沂公曾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叅預政事因白公曰曽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顧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某同來諸公以前說聞於上上曰誰所行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曽

所知也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文正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萊公出鎮會宿私第翊日公入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三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甚陋家今更易之官為修營其間更以卿意增益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止庇風雨今葺已過甚矣每思先人嘗有愧色豈煩朝



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並見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晁迥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繼數人皆被恩遇惟演再入院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滋福殿承明殿并宣和門之北閤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議及奏對此略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人云今日誰直然後召之見金坡遺事

御書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曰效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襃賢曹利用曰旌功吕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闕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

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澠水燕談

事實類苑卷七

事實類苑卷八

宋　江少虞　撰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勲舊徳夷夏具瞻熈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敬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

使至遼問甞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二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悦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忠彦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来觀於道旁者乃諤然相謂曰

吾以為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遼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年遼使每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内慎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過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来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敢爾不加意遂笞其人易其馬

三

治平中夏國汎使將至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使既受命先見樞密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也公乃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詞對辯某事則以某詞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荅之夏人聳

服祝常以為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及也

四

韓忠獻公神道牌神宗御制也中云公薨前一夕有大星殞于園中櫪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叙可謂定策元勲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想公儀淚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見歸田録

五

熙寧初在咸秦平凉經略使蔡挺建議欲城白塔公許之及本路兵馬丁夫既興而虜騎亦至寨下挺恐兵敗而事不濟且已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事勢如此及其可憂二狀請命於朝廷惟責公留下當增修保障致一路溝城懼於奔衝而不知始建謀者挺也公亦不自辨自城成無事公復奏挺之功而乞加奬諭焉

六

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公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决於卧内人或以公甚勞事過多勉其略于總核委于佐屬而少自便安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死或生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决吾將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輙敢有略也况其可以委之乎

七

公嘗在政府十有餘年贊輔三朝黜陟羣才其入踐台

省外總方鎮出於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於公者幾希人或以此為說公曰吾以至公之道薦人而不求人知以至公之道責人不避人怨但無愧於天地豈復邀譽於人也

八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公大發倉廩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飦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粮遣歸優詔襃美其略曰河北都

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並見魏王別録)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畒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退有十餘年而天下日冀其復用于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懽

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為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出澠水燕談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祀享不可以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

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可以覿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餘子壽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公燕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焉（並涑水紀聞）

王洙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寛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相待漏於廬燃巨燭天殆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未盡沔當漏舎止燃數寸事都畢猶徘徊笑談方曉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雖有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詞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郤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回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遂趨入（並歸田錄）

韓魏公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略河東時公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之一日偽游長春園陰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晡時始悟

弇走宿於北門門不得闔寮屬相與設祖於道鈐轄郝質壯勇士也首慼泣大慟聲徹于外官吏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聲動原野

二

北嶽祠在州之曲陽縣歲久不葺守臣奉祀與執事者升降於頹垣壞廡間公以為慢神莫斯為甚迺完廟宇煥然一新每雨雪不時降公即走寮屬禱於祠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薦飢定獨屢豐故嘗有詩曰靈嶽祠官

尚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現其後公改帥并門人嘗題于廟門後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無不響應故定人即靈居以謝並見魏王別錄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更及法令等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澠水燕談

二

王荆公再為丞相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子雱謀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寓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寮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不肯遷洎行香畢大會于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駡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

宗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一皂將牒逮吳生吳生
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
下云捕人而諠忿於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紛不已叱
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拔二皂而與毛抗李宗大皆詣荆
公謝以二皂生踈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荅而豫國夫
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
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於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
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日悉以此

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宗大皆罷而以吕嘉問為首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

三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不下數百人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二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復拜昭文館

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
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一第於西門外元豐癸丑春
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游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
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窓之詩公撫然曰有
是乎微笑而已並筆談

向文簡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二人者名臣
為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

同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因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簾幕明日盡名賓僚兵官置酒縱閲無一人預知其事者命儺先入令馳逞於中門外復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之斸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栗

富文忠

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村坊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崖為窟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藉而授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義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路資遣還業八州之間所全活者無慮四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卒辭不受

澠水燕談

二

富公弼忠厚正直出於天性始終一節故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敵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敵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

獻納之名以尊朝廷見涑水紀聞

三

富公為人温良寛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容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

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已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從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

夫無遠近皆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
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
民盡仁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内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
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
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乃不得已
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

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数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先是論者皆謂公筋力旣壯必未肯告去至是乃服 廬陵居士集

五

富韓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諸君須有事必禀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君曉然率常失

其所疑者退而歎服莫可及也公早使強敵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揔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剏退處一郡乎澠水燕談

梅聖俞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宫太后問曰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宫禁也聖俞時在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

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得聖俞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盧陵歸田録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宰相太宗有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聞者歎服以為賢于李衛公遠矣

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二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耳未嘗以婚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岩穴不能霑寸禄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

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簀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寶語此云並廬陵居士集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宫親為調藥平生未甞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

載皆事實 見廬陵歸田錄

陳堯叟

陳堯叟字唐夫為廣西轉運使上言苧布所𥝧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報新幹枝葉繁茂則刈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一固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止售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人無餘資固克復交市帛之數歲萬匹自勸農廣植麻苧以鹽錢折變收市帛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疋請以苧麻允折桑柘

之數合佐書歴為課範 范蜀公蒙求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知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歎曰我輩安能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憂勤足以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契丹講和西戎納欵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見廬陵居士集

二

李文靖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匏公歎曰吾在政府雖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茍畢狥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憸人茍一時之進豈念于民耶公髴沐浴左脇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殮不聞腐氣信踐履之明效也

三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容自為一劵繫于帶願賣于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巳子育于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雖止請夫人親結褵以主其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羮饋之至薨衰絰三年見湘山野録

公嘗言李丞相沆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體樂賢好善為丞相有長譽頗通釋典尤猒榮利世務罕以攖其心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偪下已甚頹垣壞壁沆不以屑廳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有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次第但念内與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

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左脇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沆在相位接賔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滯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強敵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

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皆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行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盖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謂也

楊文公談苑

五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盖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主上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龍輿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東坡志林

事實類苑卷八